

生/活/随/笔

保持好奇心



刘云霞

前不久随朋友去开州，在车上，有人对我说：“在我心里，你是单纯得不得了。早年读书，毕业后就当老师，你一直都没有出过校园。”

说话的是一位阅历丰富的前辈，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。我自小在乡间长大，关于人事景物的见识浅陋得没有超过一个村庄。十三岁才到长江边读初中，每天听着火车轰隆隆地自对岸成渝铁路驶过来又驶过去，不止一次跟随老师同学踩着铁轨上的枕木去华盖山春游。但是第一次乘坐火车却是中学毕业考上师范学校以后，而那第一次也不是非坐火车不可，纯粹是好奇坐火车的滋味。因为我坐汽车回家直接就到家门口，而坐火车要过河再要坐车，又麻烦又费钱。但是我体验到了慌慌张张挤上挤下的乐趣，那是我一生长见识的谈资之一。

更早些时候，我在村小学读书。放假的时候，大大小小的孩子成天漫山遍野地疯跑。有时候背着草背篋，有时候就是空手。那时候我觉得那些窄窄的田埂，就是为了我们追跑而故意修得歪歪扭扭横七竖八的。

当青蛙在水稻田里此起彼伏呱呱叫的时候，胡家姐姐在家门口的木板凳上专心为未婚夫纳鞋底。我在她身后靠着泥土墙壁蹲着身子，忍不住跟着青蛙叫：“呱！”似乎觉得不像，又连叫三声：“呱呱呱！”依然不过瘾，又变换节奏叫：“呱——呱——呱”，我叫得很投入，我的声音与稻田里的声音交相辉映。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只青蛙。姐姐停下手上的活儿回过头来，那么专心地看着我，似笑非笑。

这是真实的。与其说是小孩子好玩的天性，不如说是我天生具有为好奇而探究的乐趣。在初中二年级的英语课堂上，我总觉得“kiss”的发音怪怪的。先是动动嘴唇不出声地练习，然后是不由自主发出了声，并且是连续发了两次。全班同学哄堂大笑，有的笑得前俯后仰，我困窘至极。因为“kiss”的汉译是“亲吻”的意思。老师没有笑，他甚至没有看我一眼，反而提高了声调加快了语速继续着课程。他要把

同学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。老师很善良，他在保护我的自尊。当然，之后老师认为我在语言学习上是有发展前途的。我判断他的依据就是那课堂上我的出糗。

我宁可把前辈说我“单纯”的意思理解为“丰富的单纯”，那是哲学家、作家周国平说的话，我读过他好几本书。他说：“丰富是指精神上的丰富、情感上的丰富……单纯是指生活上，没有那么多名和利的纠葛。”我觉得老天待我也不薄，真的，因为忽略了“年龄感”，我沉浸在自己的生命状态中，也就不觉得自己老了。

前几天，在办公室一张靠墙的午休折叠床上躺了一会儿，我伸出手指敲了敲墙壁，啾啾的木隔板的声音响起。“咦，怎么是空的？”我兴致来了，继续敲起了少先队鼓号队护旗手的鼓点。一同事妹妹正在批改作业，转过头来，注视着我：“你敲吧，一会儿隔壁的要过来。”我赶紧住手，我想起了多年前胡家姐姐看我的神情，跟同事妹妹的神情一个样儿。

不仅如此，好奇心还是遗传的。我观察了，这在我儿子的身上得到过印证。我儿子一岁半那年，我带着他去城里走亲戚。亲戚家有一个男孩跟他一般大。我儿子好动，伸手在他手臂上摸了一下，那男孩立即惊叫。我儿子把手缩回来，他立即住口。我儿子又伸出手去摸他，他又惊叫，如此反复，我儿子干脆把手搁在他手臂上，他就叫个不停。觉得两小几有意思，我发挥自己的与生俱来的探索精神，根本没想着叫停儿子的举动，自然没去把儿子抱走或者拉开。我的饶有兴趣惹得亲戚很不满，她认为自家儿子受到了欺负，指责我对孩子的任性太娇惯。另一次，我和亲戚都抱着孩子去商场，在童装专区，我儿子伸手摸了一下塑胶男童模特，再把手缩回来，看看模特没有先前经历的反应，又伸出手去碰一下。后来他干脆把手搁放在模特的手臂上，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等着会发生点什么……

现在想来，保持好奇心，就是保持一颗童心吧。（作者单位：江津区四牌坊尚融小学）

助力儿子过龙门



郭才平



操场上铺着长长的红地毯，尽头是一扇红拱门，一群学生穿着黄绿相间色彩的校服，如三月里田间盛开的油菜花一般朝气蓬勃，他们健步走过这道“龙门”。

这是学校老师在家长群里发的视频，离高考还有100天的时候，学校以此形式为他们加油打气。儿子也在队列中。看着视频，我心情激动，仿佛也有无穷的力量。

自从儿子步入学校，我都不曾对他的学习施压，只是很反对他打网络游戏，为此多次和他发生争吵。在进入高三后，在其他同学学习更加紧张的情况下，他在空闲时总是抱着手机不放。尽管我对成绩不特别看重，但还是希望他能自律，争取考上好点的大学。

在走过“龙门”后，他中午回家就主动交出手机。我由衷地为他高兴，想到要更细心地照顾他，和他一起冲刺高考。

“儿子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每天早上起床为你准备早餐，每天中午你也回家吃饭，我和妈妈给你做好。”我知道他吃腻了学校食堂的伙食，但他又不想给我增加负担，特别是早晨，生怕我睡眠不足会影响身体。这个事情我曾经和他沟通过，那时他不由分说，以青春叛逆的形式呵斥道：“我

要你管了吗？”我不敢多说，否则他的话就更好听了：“真是老年痴呆！”

没想到这一次，儿子并没生气，他想了想，终于说：“好吧，那你就早上6点起床，要么面条、要么汤圆，也可以热个馒头、包子，或者面包都可以，外面的手抓饼我真是吃腻了。”

我满口应承：“好的，这都很简单，你把手交出来了，没有闹钟，我6点半叫你。”

“不，你6点20分叫我，叫醒后我再眯一会儿，6点半起来。”

早上，虽然开起了闹钟，但不到6点我就醒了，等到闹钟响起，就立马起床。一边煎鸡蛋、洗菜切葱煮面条，一边看时间，6点20分就叫醒儿子。等他匆匆洗漱完毕，早餐也做好了。儿子总是边吃，边不停地问智能电视：“小艾同学，现在几点？”“小艾同学”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他，6点40分，6点45分。直到6点50分，他就背起书包换好鞋子，给我说了一声“拜拜”就往外跑，连电梯也等不及，匆匆打开楼梯间的门走下去。

我想着他因为早起晚睡太困了，脸上长出了几颗痘痘，有些不忍心，又怕他匆匆忙忙而不小心在楼梯上摔了，于是把门打开看着他离去。他吼一声：“看什么看？各自再去睡一会嘛！”于是我关了门，听他咚咚咚三步两步往下跑。

高三无疑是很辛苦的，尤其是在最后的冲刺阶段，我真希望能够多助儿子一臂之力。不管他考上哪所大学，只要努力了，就将无怨无悔。

（作者系石柱县作协会员）

诗/绪/纷/飞

端午感怀



王明凯

一声端午安康

让节俗复活

喊出糯米包成的香粽

举为衷心的祝福与向往

把雄黄酒抹在额头

将菖蒲和艾草插于门上

愿生活无恙，芝麻开花节节高

把所有的呐喊送入汨罗

也载不动，对一位古人的怀想

一声端午安康

让岁月拔节

喊出闪烁的心灯

照亮归来今的长路

看《橘颂》挂出新果

听《离骚》在心灵苍穹回荡

穿越一个民族，写在大地的诗行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）

一声端午安康

让江河沸腾

喊出千帆竞渡的龙舟

从两千年的悲壮中划出来

桨声唱和九歌，鼓手播响天问

乡/村/故/事

鸡鸣龙驹



张春燕

山乡的清晨，尽管风儿还有几分凉飕飕的，但已经能感受到它的温润与清新。风带来了花草的香味，还有鸟儿虫儿的歌唱。

鸟儿虫儿们的歌声中，芦花鸡的鸣叫最响亮。它那把紫色的薄雾撕开，把缤纷的花儿叫开，把红彤彤的朝阳迎出来，把安睡的人们唤醒来，给山野增添了更多的生机与活力。

这是万州区的龙驹镇。芦花鸡的主人是68岁的王大妈，听到那高亢的鸡叫声，她眼角眉梢都写满了开心。王大妈的一天，是从鸡的啼叫声中开启。她要做早餐，浇菜园，给果园除草，每天都要去看看自家门口围栏里养着的三十多只芦花鸡。她要定期给这些长着芦花样的羽毛、野性朴实的鸡们生活的地方消毒，更换表层土壤，待到鸡们把一个地方的青草和虫子吃得差不多了，她和家人就要调整围栏，把鸡们赶到新的围栏里去。有时也会给它们弄一些南瓜、红薯、土豆、苞谷粒这些自家种的杂粮，让鸡们换换口味。

在龙驹镇，像王大妈这样各自散养并融入芦花鸡产销链的农家还有很多，比较集中的地方是该镇的梧桐村，现在是芦花鸡的主产地。

外表独特、营养丰富、产蛋量大的芦花鸡，原产于山东省的汶上县。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畜产品。地处万州、云阳、湖北利川交界处的龙驹镇，有万州“南大门”之称。这里山林坡地多、平地少，以鸡窝地、巴掌田为主，梧桐村，就是该镇的一个缩影。2019年，龙驹镇迎来了鲁渝协作万州工作组的成员。鲁方人员，来自对口帮扶万州的山东省济宁市。在考察了该镇经济地理相关情况与产业发展短板后，结合专家意见和村民意愿，决定引进国家级保种鸡“济宁汶上芦花鸡”到龙驹养殖。当年，第一批5000余只“金凤凰”落地梧桐村。

也就在那一年，第一批芦花鸡出栏后，迅速得到市场认可，销售一空，村集体和农户首次实现分红。作为第一批试水的养殖户，王大妈尝到了养鸡的甜头，她家当年卖鸡的收入超万元。那清脆嘹亮的鸡鸣，在她和乡亲们听来，都是欢快悦耳的乐曲。

这以后，便有了龙驹芦花鸡养殖产业的壮大发展，有了“基地+村集体+农户”的养殖模式。经过几年的发展，龙驹已建成国家级保种场芦花鸡西南繁育中心，“一只鸡”创造出亿元级产业。“引进一只鸡，带富一方人”，成为鲁渝合作的又一佳话。

鸡鸣声中，水果的甜香、花椒的麻香、食用菌的鲜香，还有温暖的药香、茶叶的清香……涌进龙驹人、外来客等所有消费者的感官里，渗透进他们的生活中。龙驹镇3万亩经果林连续丰收，走向市场，创造出良好效益。像王大妈这样依托资源和政策优势，发展养殖、种植业，勤劳致富的村民，在鸡鸣声中挺直了腰杆，绽放了笑颜。

龙驹扼七曜山之咽喉，地理位置特殊，山深林密，易躲易藏。作为长江三峡南岸的古镇和著名的下川东红色根据地，一大批革命者，曾在这里写下了壮怀激烈、可歌可泣的红色史诗。在风雨如晦的年代，在万州南大门的龙驹镇，那一声声高亢的鸡鸣，唤起民众奋起抗争、打破旧世界、创造新天地的激情和斗志。那雄鸡报晓的啼鸣，唱响了坚定的信仰。如今的龙驹镇，鸡鸣朝阳，鸡声嘹亮，昭示着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、日子越过越旺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